

專題對話

城市文化研究的新視野

——關於地理學與地方學的對話

■ 張寶秀

北京聯合大學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要：城市是一個很複雜的人類居住在一起的空間。對話的兩位學者，討論了在這個空間裏如何規劃跟大自然的關係和人文的關係。城市是很奇特的東西，有好的一面，同時又有很多罪惡在發生。研究城市的空間結構，需要從地理學的角度出發，研究其發展過程，從歷史到今天以及未來，並作一些規劃，這些研究形成了地方學。當全世界城市建立愈來愈多，產生各種不同問題，那麼地方學的研究也許會給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一個平台。

關鍵詞：城市，空間，地方學。

關於城市是否罪惡根源的分析

□：張教授，你是城市學和地方學的專家，並從事北京學的研究，我也知道你一開始是從地理學起步的。地理學是一個很大的範圍，人文地理包括了城市研究。人類聚居成為城市，是生物中特有的現象。城市是一個複雜的人類聚居空間，這空間如何規劃，使人與大自然相關，人與人相關，成為調適順遂呢？城市其實是很奇特的矛盾，大部分人不能不在城市活著，但同時又要面對城市中的很多罪惡。聖經創世記中有一個叫該隱的人殺了他的弟弟，受到上帝懲罰後，跑到伊甸園建了一個城市，這是城市的起源。所以，西方著名的社會學家以

羅(Jacques Ellul)分析說：「該隱將窮其一生以尋求安全，不斷與敵對力量鬥爭，操控人與自然，要保證一切可被他控制，保證一切看來是可靠的，而實在這一切均不能保護他甚麼」。該隱到了挪得(Nod)之地，建立一座城，而挪得一辭在希伯來原文就是指「流浪之地」(the land of wandering)，他停止而居住在流浪之地，似是吊詭之辭，以羅指出此中的隱喻，「人類所有渴求的種子，可表現為該隱的生命陷在流浪之地，永遠在尋找一個可滿足其安全感的地方」(*The meaning of the city*, tram Dennis Pardee, Vancouver: Regent College, 1993, p.3)。城市是人希望得到安全感，但又不斷在流浪的地方。所以他把城市看成是人類罪惡的根源。另外一個古代跟城市相關的記載是巴別塔，強暴的巴比倫王要建通往天的塔，代表人類的權利到一個最高的地步。講起巴別塔，有人就會想起美國的世貿中心，都是通過建高塔，建立自己的權威。城市從某些角度來說是不好的，但另外有些社會學家則認為城市是充滿希望的，而不一定是罪惡的根源。你在這方面從事研究有很長時間了，很想知道你在這一方面的成果和體會。

城鄉一體化的綜合研究

■：我本科在北京大學是學地理的，

城市其實是很奇特的矛盾，大部分人不能不在城市活著，但同時又要面對城市中的很多罪惡。城市是人希望得到安全感，但又不斷在流浪的地方。

萬里長城，作為中國出西域的根據地，這是屬於歷史地理，與現實的中國發展無關係，只有精神文化的意義，那是中國不為防禦型的保守文化，卻是進取型的文化。

理發展學，這個過程有什麼特點？我三十歲時研究過漢代萬里長城，作為中國出西域的根據地，這是屬於歷史地理，與現實的中國發展無關係，只有精神文化的意義，那是中國不為防禦型的保守文化，卻是進取型的文化。這個可以讓我們滿足一種歷史感情，但當我們講到北京的歷史，不單是歷史，且由歷史轉變為現實。很想知道現在的北京從古代到現在的變化，是如何由歷史轉為現代城市的發展？進一步是如何規劃建造現在的北京，並提出一個發展的方向，既保留古老的文化氛圍，又成為最先進的後現代都市？在這個從歷史地理到現代城市的轉化過程中，一直到北京學，你有什麼思考和啟發的？

歷史地理要為現實服務

■：我在學習的道路上，主要受侯仁之老師的影響比較大，堅持歷史地理要為現實服務，這就是他所做的。現在如果你走在北京，很多著名有歷史意義的景點，一些碑記或其它文字，都是侯仁之寫的。也許受顧炎武的影響，要學以致用，他的研究成果，比如研究北京城址，對最早的水源地蓮花池的保護，能在他帶領十幾位老先生的呼籲下，將北京西客站東移一百多米，保護了蓮花池。後來，他怎麼把蓮花池水系從廣安門一帶轉移到什剎海一帶，當時叫高粱河水系，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在當時北京還是非常權威的觀點，而且為北京的城市規劃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原先北京市的市長和一些領導如彭真、萬里等，同他的關係都很好，也非常敬重他的意見。這方面也有很多實例，如從地安門出來有一個萬寧橋，老百姓管它叫後門橋，元大都就是以這個點規劃設計的。他在蓮花池之後就開始呼籲保護這個點，認為這個點對北京城是至關重要的。在他的建議下把這個點進行了修復，把那些老的石板都找回來修繕，不夠的地方用新的補上。為了保護這座元代建成的老

後來又修了一門中國史，所以畢業時選修了歷史地理學。歷史地理學實際上就是研究歷史上的地理，是一個相結合的學科。後來我的碩士到博士都是學歷史地理的，博士的導師是侯仁之院士，他是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而且是中國現代地理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最重要的研究領域是北京城市歷史地理。當然，他也作了一些其它城市的研究，但在北京方面則是最主要的，而且他對北京充滿了感情。他在燕京大學本科和碩士畢業，到英國讀的博士學位，開國大典前三天回到北京，投身到歷史地理研究。他是理論聯繫實際學以致用。我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是北京明清時期關鄉地區（城門口）手工業問題。而博士論文是做北京水源的中上游河流等研究，這個學習過程奠定了我的歷史地理研究地域。後來我到北京聯大，當時的系名就叫城市與區域科學，其實就是以前北大分校的地理系。由於北聯大是市屬的應用性大學，更多的還是要研究一些現實的問題和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所以我們的研究任務不但是研究城市，還研究郊區，即城鄉一體化這樣一個地理綜合體。例如，我們要研究城市的空間結構，因為從地理學的角度出發，也研究其發展過程，從歷史到今天以及未來，作一些規劃，包括山區的資源開發，經濟發展，還有城鎮化問題，以及密雲、平谷等區縣研究。我剛畢業時來到北聯大參加了一些科研任務，基本是從地理學的角度出發研究北京城鄉的發展。後來北聯大受韓國首爾大學創建首爾學研究所的影響，不同的地理學，歷史學，古建築，不同的學科在研究漢城這個城市時，發現每個學科都有它的視角，大家需要聯合起來，通過跨學科多學科地綜合地研究這個城市，追尋它總體發展的規律，所以設立了北京學研究所。

如何由歷史轉為現代城市

□：從歷史地理學轉到當代城市的地

橋，在旁邊什剎海的出口又修了一座橋讓行人走。當時北京的領導讓他起名，他就依據旁邊有一座銀錠橋，而起名金錠橋。讓他題字，他很謙虛地說讓書法家寫，不願意到處刻字，但市領導很尊重他，結果現在橋名就是從他字跡中找出刻在橋上的。北京建城三千六百年，最早古代叫薊城，西二環有一個薊城建城紀念柱，碑文也是侯先生題寫的，記錄了薊城的歷史。薊城後來幾經歷史演變，為古都遺址，在南二環也有紀念碑，碑文也是侯先生寫的。這個地方還有一些水系，另外還有明代北京城保存下來的幾個遺址，碑文也是侯先生寫的。他為什麼要寫這些碑文呢，因為他對於北京這個城市，用歷史地理的視角，時間加上空間，地形和地貌，針對不同水系，以水為綱，從水入手，研究北京城，特別是結合地理環境，研究清楚了城址，起源，遷移，（元大都）與北京城的規劃和建設，是奠基性的。到目前為止，這個框架和思路還沒有人超越他。後人主要是研究更細節的，可能有些小的糾偏。侯先生曾說過，我只是研究一個框架，內部細節還要你們來充實。

薊、幽州與元大都歷史

□：薊城位置跟金中都是相同的吧？

■：相同的。但金中都向東南西北擴建，規模要大的多，都是有比較明確的尺寸紀錄。

□：唐朝還不是一個首都。

■：叫唐幽州城。

□：據《周禮·職方》載，「東北曰幽州」。原是北面河北及遼寧一帶，後成為燕國，隋煬帝大業初罷州置郡，故改幽州為涿郡，築臨朔宮作為行宮，他三次用兵高句麗，都以涿郡為基地，成為軍事中心。唐再稱為幽州，又稱范陽郡，天寶元年范陽節度使，兵力九萬餘人。安祿山兼任范陽、平盧（今遼寧）、河東（治太原府，今山西）就是從這裏起事的。幽州也算北邊一個大區

域，成為中國北部一個中心。

■：在秦漢和隋唐時期，它是北邊一個比較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南北民族和文化交匯的地方，同時又是東北邊疆的重要軍事要地。到元大都，又放棄了金中都，把金中都重要的宮殿燒掉了，用了漢族的幕僚叫劉秉忠，首先規劃建設了元上都，後來放棄蓮花池水系建了元大都。蓮花池是永定河的支流，選了另一條更大的支流高粱河，轉向了東北向的流域。在興建元大都時，劉秉忠學了周禮考工記中儒家都城的傳統，座北朝向，前朝後市，五斗六舍，等等。現在北京胡同的名稱也是從元大都流傳下來的。

從封閉城市到開放城市

□：元大都城市是開放的，與漢人過去的城市規劃不同。自漢朝以來，漢人建城是方形的，城有城牆，宮殿和衙署在全城最有利的中北部，中間有一大道，供皇帝大官等行，城門晚上關閉。城內有商業用的市，人民居住之處為很多方格形的「坊」（後期稱為「里」，故這種規劃稱里坊制），坊四周設牆，四面各開一門，坊門晚上關閉，且全域行宵禁。市的四面也設牆，街道是井字形，臨街設店。這是一封蔽的城市規劃。到唐代後期，揚州等商業城市的里坊制遭到破壞，引至坊市結合，不再設坊牆，由封閉式向開放式演變，此外夜市也逐漸興盛。我一直在想，漢朝以來，為什麼城市總是把人關在一小格一小格的小坊之中，一直到宋朝才轉為開放式，從清明上河圖可見開放城市的繁榮。

農耕和游牧結合的文明

■：我覺得華夏民族，尤其是漢族，總的性格是內斂的，例如，修長城更重要的意義是防守的，而不是進攻的意識。這樣比較容易管理，白天開放，晚上關閉，當然也有利於治安問題。遼元金，用了唐幽州，沒有什麼變化，金中都從東南西北

在興建元大都時，劉秉忠學了周禮考工記中儒家都城的傳統，座北朝向，前朝後市，五斗六舍，等等。現在北京胡同的名稱也是從元大都流傳下來的。

無形文脈要有形相傳，我們是從歷史地理去研究去理解這個城市，對於它的規劃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在北京發展中，歷史地理研究是作出了重要貢獻的。

從城市的客觀上講，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上的產物。人類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定居，由此產生了農業，例如西安的半坡遺址，就是一種農業居落，到後來文明發展了，社會分工了，開始有貿易了，產品有剩餘了，有集市了，也就出現城市了。不能說農村沒有罪惡，凡是有人的地方，有善良和陽光的一面，同時也有不好的一面。因為城市人比較多，所以產生的問題也會比較多。過去我們對綜合性的研究，也就是多學科參與的綜合意識不太強，所以我們現在比較注重從北京市這樣一個中國龍頭城市的地位，去認識它的歷史、現狀和發展，規律和動力，階段性的特徵，也就是為了更好地認識它，為它未來的可持續性發展成為宜居城市。現在愈大的城市，城市病愈多，這個也面臨一些問題。中央在推動一個國家重大戰略，就是京津冀協同發展。因為，很多功能都集中在北京這個六十四平方公里的地方，首都功能加上城市本身的功能，負擔太重，交通堵塞，空氣污染。京津冀協同發展就能建立一個能承擔這種多功能的城市群，疏解北京的壓力，還北京藍天的歷史，讓城市成為宜居的地方。人只有在這個城市裏環境好，好的就業，衣食住行舒服和方便，他才能感到幸福。幸福包括物層面的，還有精神層面的。我們現在發掘地方文化，傳承文脈，彰顯歷史，人們在享受物質生活時，也有精神上的享受。當一個城市發展到一個程度和成熟時，人們就會對精神和文化提出一定要求和追求。這樣才能讓他幸福。現在中央對北京的定位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國際交流中心，根據這個定位，疏解或關閉一些比較弱的製造業，減少北京的負擔，讓居住在這兒的人更舒服和幸福一些。

從波哥大的幸福城市思考北京

□：在哥倫比亞的波哥大，是一個罪惡城市，充滿了綁架與暗殺。一九九七年市

擴建，從二十六坊變成六十二坊，這新建的坊就是開放的，不用把門關起來。元大都也是一個儒家的經典，但是這裏有一個農耕文明和游牧民族結合的文明，他喜歡逐水草而居，又把儒家建城的創造性地結合起來，如都城建設，道路，城牆，城門等。現在北京的中軸線已經列入申遺的項目。聯合國專家也請了來，他們特別贊成把北海和中軸線同等申遺。這體現了草原文明和農耕文明的結合。

如何使無形文脈作有形相傳

□：現在是新一代人建立新城市，但這後一代人對這一切歷史文化並不清楚，應該有這樣一種教育，讓他們明白古代的歷史，以及這城市是如何發展的。

■：我特別贊同你關於要彰顯歷史這個觀點，無形文脈要有形相傳，我們是從歷史地理去研究去理解這個城市，對於它的規劃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在北京發展中，歷史地理研究是作出了重要貢獻的。我們在北京學的研究中，也向公眾進行宣傳，北京學基地的人員每年五十二個周六，都要去首都博物館向市民宣講，有時會到國家圖書館去宣講。一個是研究，一個是教育，還有一個是要寫報告，讓北京市的文史委、政協等能轉換成他們的提案，或者立法，推動北京市的歷史名城和文化遺產的保護，目的還是讓三千年古都有一個可持續性發展，傳承下去。

如何建造幸福的歷史名城

□：我們講的北京學的歷史地理部分，在現代城市規劃方面，除了保護這方面歷史之外，如何能建立成為人們居住在那兒就會有幸福的城市呢？剛才我提到《創世記》中的該隱創造城市變成失去安全與大自然的罪惡世界，那麼我們能不能把它變成不那麼壞的城市呢？北京學在這方面是如何思考或研究呢？

■：你講的那個該隱的思想，其實

長恩里克·潘納羅薩(Enrique Penalosa)指出第三世界的大城市都是骯髒、貧困、殺人搶劫罪犯又多，他說：「我們要活出一個實驗，我們不一定能搞好經濟，不一定能使每一個人像美國人一樣富裕，但我們卻能設計一個使人民有尊嚴的城市，使他們感到富足。城市會使他們更覺幸福快樂」。起碼可以讓城市可以不那麼骯髒，空氣好一點，多一些樹，草地，公園，還有自行車的通道等等，然後多一些小商業而不是大的商廈佔據城市中心。他把很多路都封了，種了十萬顆樹，全城開拓一千二百個公園與游樂場。在城外購入大量土地，免被房地產商控制，並發展為廉價屋，供水電與電話，使窮人有地方安身。行人走道不得停放或行駛摩托車。建立三百公里獨立自行車徑，是第三世界中最大的網絡。創造世界最長步行街，共十七公里，穿過全城大部分地方。並四十五公里綠蔭行車道。結果全城空氣變得很好，到處綠樹林蔭和大草地，花開鳥飛，微風吹遍，陽光穿越樹蔭，城市的謀殺率降低三分之二，小商戶笑口迎客，行人如親友般閒談。這是否更接近幸福快樂的真義？我突然想到，如果北京把行政中心移到其它地方，二環以內部分地可以不開車，多開公園，林蔭路，自行車徑，空氣就不會那麼壞，霧霾可大減。實在說來，二環以內是可以很美的，主要的歷史文化都在那裏。但是如果有太多的車或垃圾，城市太繁忙，人與人在街上走來走去都互相很陌生，再加上霧霾，人民都沒有情懷，那麼，多麼好的文化歷史背景都不會給人帶來幸福的感覺。文化的休閒，享受，一定要成為城市的設計方向。所以，後來波哥大就變成這樣一個大家認為比較好的城市。結果，黑社會也跑了，販毒的也不來了。這個情況在溫哥華也有，把一些本來販毒的區，變成比較美麗與有文化的地區，販毒也不在那兒出沒了。對你來說，北京以後的規劃最好如何走？

■：北京的內城東城和西城，應該說

社會治安是很好的，不存在你剛才提到的在國外那些販毒之類的問題。大部分問題出現城鄉結合部。外來流動的打工的比較多，前幾年我們做過一個流動人口調查的研究課題，飯店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外來人口，犯罪的對象也是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外來人口。所以現在隨著首都功能的疏解，這樣的人口會減少，產業會優化。那些發展中國家，我想主要是因為中小城市基礎設施弱一些，和大城市之間條件差別比較大，包括受教育水平，醫療水平，就業條件，所以大城市的吸引能力比較大，人口比較多。但中國總的來說，大城市尤其是像首都這樣的城市，北京的內城是四十二點五公里，完全沒有汽車也不是可能的。當然單雙日機動車分開之後情況就好很多。像春節的時候，外地人口都回家過年去了，天特別的藍，交通特別暢通。北京主要土地有限，水有限，承载力有限，這種情況下要疏解人口，疏解跟首都地位不相關的一些地方產業，根據京津京冀協同發展規劃去落實的話，在通州建行政副中心，把市政府一些機構遷出去，這樣進城辦事的人也會少，減輕一些交通壓力。根本的問題還是功能城市，人走不了，產業走不了，就很難恢復。北京在一些重大活動時，空氣還是比較好的，這說明治理還是有效的。只不過希望這種治理是長效。當然整個中國在引進項目時，因為剛起步發展時那些污染產業也在中國佈局了，現在就要重新考慮了，要從老百姓的健康出發，從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出發。通過這幾年發展和進步，已經累積了一些基礎，可以有目的地選擇產業，未來會愈來愈好。

從北京學到地方學

□：我們剛才講地方學，從北京學如何走到地方學，一個更廣大的交叉學科，有綠色理想，空間概念，城市規劃，人文地理，自然地理，歷史文化，各方交疊而成一個「地方」，這種大綜合學問，如何建立？

城市太繁忙，人與人互相很陌生，再加上霧霾，那麼，多麼好的文化歷史背景都不會給人帶來幸福的感覺。文化的休閒，享受，一定要成為城市的設計方向。

所謂文化緬懷，就是以空間來建立時間，在城市空間建造歷史的回憶。地方學是非常具體的落實在有形的世界，用空間表達時間，用城市規劃表達文化緬懷。

歷史的意義保留下來，把歷史的靈魂保留下來，然後通過新的城市規劃把這個歷史靈魂傳給下一代，讓他們感覺到某一種幸福。紐約大學文化與傳媒學者瑪利達·史德勤(Marita Sturken)在其《糾纏的回憶》(*Tangled Memories*, The Vietnam War, the AIDS Epidemic, and the Politics of Remembering)中，提出「文化緬懷」(cultural memory)的探討，指出「緬懷(Memory)構成人生的交織結構(fabrie)，影響著一切，從簡單日常生活作業的表現能力，到瞭解自我。緬懷建立生命的連續性，賦與現在意義，因現在是由過去所構成。緬懷作為一回憶的方式，使我們知自己是誰，從而產生自我認同的核心」。「政治的、後殖民的與歷史的地理學家們，寫到緬懷政治時，都考查過政治解釋的實踐及可緬懷的地標，包括雕像、街景、牌坊、紀念碑、印記、旅游勝地，城市新發展計劃，居民群體建設，及仍在爭議的地標等，作為民族認同的標記」。所謂文化緬懷，就是以空間來建立時間，在城市空間建造歷史的回憶。地方學可能是一種非常新的學問，正是時間與空間融合的研究，而且是非常具體的落實在有形的世界，用空間表達時間，用城市規劃表達文化緬懷。我想地方學可以指引未來科際綜合的研究方向。

地方學的方向

■：據我們瞭解，世界各地都有地方學的研究，但明確以地方學這個名稱提出的，主要還是東亞地區。首爾學是九三年當漢城建城六百年前夕提出的，是綜合研究這個城市的開始。這是地方學研究中比較早的。首爾學也把韓國各地的地方學作了統籌，團結在一起進行研討和交流。另外還有日本的京都學，山口學，都與我們有過交流和合作。總之，在東亞這個地區，地方學還是蠻興旺的。中日韓之間尤其是中韓之間的互動交流還是比較多的。

□：他們原本都是一個城市或地域

■：北京學是研究北京這個地方，但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地貌多樣，民族和文化也是多元，有五千年文明發展史，各地基本一個縣為單位，都有一批人士愛好本地傳統文化和特色文化，有的還甚至設有一些研究機構。所以我們也逐步同各地兄弟單位交流，於是就發現一個規律，從改革開放到八十年代，由於對地方文化的研究，推動了當地的經濟、旅遊和文化產業，但只研究地方歷史和地方文化還不夠，所以許多地方紛紛提出了地方學，如鄂爾多斯學，山西晉學，泉州學，揚州學等。中國從歷史上研究地方是有傳統的，地方志早就有了，正史裏也有地理志，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還出現了齊魯學，這就是傳統的地方學，後來又有藏學、微學、敦煌學等。從地方文化發展到綜合研究地方，別的學科也介入了。這就是現代地方學，也就是從地方文化到綜合研究。到二零零五年成立了地方學研究聯席會，二零零八年委托北京學來做這件工作。這樣，北京學不但是地方學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有責任同全國各兄弟單位一起共同來研究它的使命、它的宗旨、它的方法，每年都要召開研討會，已經有三四十家正式定名的研究機構，而且我們認為它應該是海外研究中國學的組成部分，也應該是中國大國學的組成部分。我們基本使命就是研究地方，發掘文化，傳承文脈，服務發展，大家在一起交流很開心，也有收穫。

如何用空間表達時間

□：如果有了歷史文化方面的元素，我們就可以講地方學，如果一個很新的城市，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歷史，這是城市的時間性價值。但是要保留時間性的歷史，空間性也重要，因為整個城市和整個地區都是空間的發展。空間是具體性的建造，不僅僅是歷史上時間上的過去，還要具體將這過去時間在當下空間中建造，把

問題，地方學也許會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一個平台，為未來的方向，提供了一個探討的綜合學問，而且這是東亞人智慧所開創的。

當全世界城市建立，尤其是先進城市愈來愈多，產生各種不同

的研究，但後來發展開來卻結合各不同城市與地域，就形成一龐大的地方學研究體系。現在看來，好像西方還沒有類似紐約學、華盛頓學之類的研究，所以看來這也是一個新的發展。當全世界城市建立，尤其是先進城市愈來愈多，產生各種不同問題，那麼地方學也許會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一個平台，為未來的方向，包括環保問題，以及各種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提供了一個探討的綜合學問，而且這是東亞人智慧所開創的。

■：有的地方學以研究城市為主，叫城市地方學，有的研究一個地區，叫區域地方學。因為一個城市是活生生存在那裏，是一個很複雜的系統，任何一個單一學科是很難對它進行全面認識的。面對這樣一個複雜系統，就需要多學科的協同作戰，也是一種系統論的思想。我們在搞北京學的開始，有人說國外有倫教學，羅馬學，我們經過瞭解，也就只是在大學裏開一些有關倫敦或羅馬的課程，就像我們上學時老師會開北京研究專題或城市規劃專題，但是作為一個機構或作為一個學科，而且以北京學之類的名稱進行研究的，目前在西方尚未發現有這樣的提法。包括我去莫斯科，他們也在研究地方發展，包括鄉土地理，地方史，地方文化保護，從不同學科去研究綜合管理，例如俄羅斯科學院有文化遺產研究所，是從多學科研究文化遺產保護，但是否已經成為一個專門的多學科交叉的學問，我看好像還不是那麼明確，不像中日韓等有地方學的明確提法。我們每年召開地方學的研討會，從理論到實踐，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一直在不斷地深入，包括它的時間性、空間性、社會性，等等。對這個學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式愈加深入，對指導實際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服務現實的工作，更有好處更有意義，當然這些也正在繼續探索過程中。

□：我認為地方學比其它一些學科，

如一般的地理學，歷史學，歷史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環保等等，更具綜合性和具體的實踐性，而且跟人民生活非常有關係。它也許會成為今後人類發展的一個視野，一個新的方向，我們期待地方學有一個更好的發展。（本刊編輯根據錄音整理）

A dialogue between Urban Studies and Local Studies

Thomas In-sing Leung (Chief Editor of Cultural China)

Zhang, Baoxiu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Abstract : Most people will know that city is a very complicated area where human beings live. Two scholars in this passage have discussed a lot of relationships showing how they work between the mother nature and the human civilization. City is kind of strange and unusual entity, good for living on one side, but bad for illegalities and criminal activities happened within on the other side. In order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space structure of a city, we have to start with it geographically. So we need to have further study o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es from its historical usages to present urban needs, and then to make necessary development plans for future needs. All these kinds of studies may be good enough to form a subject, named Local Studies. When there are growing numbers of cities all around the world, there will be increasing numbers of problems too. Then, Local Studies will be a good platform for us to analyze, investigate, and improve those problems arisen from the cities.

Key words : Cities, Space, Local Studies.